

楔子 白府七姑娘

小巷陋室，即便是陽光燦爛的日子，屋子裡也陰陰的。

院子裡，一個蓬頭垢面的女人在搓洗衣裳，天很冷，她的手已經凍得紅腫。

小屋裡只有簡陋的床和桌椅，另一個同樣蓬頭垢面的女人在給懷裡的孩子餵奶。

孩子只有三、四個月大的樣子，大約是奶水不夠的緣故，連哭泣的聲音也弱弱的。

地上還站著個孩子，這個孩子略大一些，應該有一歲多了。她委屈的、眼巴巴的看著床上的婦人，眼看著就要哭了。

床上的婦人歎氣，「妳瞅著小山做什麼？乖，妳一歲多了，能喝粥，可小山還沒長牙，她只能吃娘的奶啊。」

地上的孩子哇的一聲，放聲大哭。

在外面洗衣裳的婦人聞聲跑進來，「小丫怎麼哭了？」她擦掉手上的水，手縮在袖子裡暖了會兒，忙抱起地上的孩子。

「餓，餓……」小丫在她懷裡拱來拱去。

「乖，姨姨這就給妳熬粥去。」婦人紅了眼眶，急忙打開米缸想要給小丫熬粥，可缸裡已經沒有米了。

給孩子餵奶的婦人慢慢挪過來，兩個婦人一起望著空米缸發呆。

「餓，餓……」小丫的聲音跟病貓似的，兩個婦人的心都碎了。

洗衣的婦人抹把眼淚，把兩個孩子換了過來，「妳給小丫餵奶，我帶小山出去！」

她抱著小嬰兒到院子裡，一腳將洗衣裳的木盆踢翻，「大不了老娘重操舊業！老娘一個當紅舞姬，還養活不了一個孩子？」

就在這時，一位面容俊秀的男子匆匆進來。

「阿、阿容……」他竭力辨認著眼前這鴉衣百結的婦人，神情遲疑，似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阿容警覺的抱緊了懷裡的嬰兒，「你休想搶走這個孩子！」

屋裡那名婦人追出來，「容姊，妳不能重操舊業，咱們再想想辦法，定能將孩子養大的……」

「孩子，阿容妳真的有了我的孩子！」男子這才注意到阿容懷裡的嬰兒，又是感動，又覺慚愧，「妳悄悄躲在這裡替我生孩子，也不告訴我……阿容，我、我不知說什麼才好……」

阿容臉頰抽了抽，「沒有。」她真的沒有躲在這裡替他生孩子，這孩子是……

想到孩子，阿容心軟了，低頭在孩子嫩嫩的小臉上親了親。

阿容此時衣衫不整又老又醜，可在那男子看來，她低頭親吻孩子這舉動卻滿是母性的光輝，溫柔動人至極，他心情澎湃，柔聲道：「阿容，妳帶著孩子跟我回家吧。」

回家？阿容心中一動。

「餓，餓……」小丫吮不出奶水，急得直哭。

懷裡的小嬰兒軟軟的，哭都哭不出來，阿容眼淚如斷線的珍珠。

「阿容，跟我回家。」那男子向來心軟，這時眼中也是淚花閃爍，阿容的狼狽、

孩子的弱小，他這時都看清楚了。

「我、我不止跟過你一個人……」阿容掙扎許久，聲音小小的、飄飄忽忽的，「這個孩子的親生父親，我也不知道是誰……」

那男子呆了呆眼神灰暗，忽地湊過頭來看看小嬰兒，整張臉都有了光彩，「這般好看的孩子，除了我還有誰生得出來？阿容，什麼都別說了，跟我回家！」

阿容狠狠心，「好，是你認定這個孩子的，我可沒騙你。咱們先說好了，小山是個閨女，不是兒子，你不許嫌棄她。還有，除了我和小山，阿秀和小丫母女倆你也得管，我沒奶水，全靠阿秀餵奶……」

「那是自然，閨女的奶娘必須帶上。」那男子笑道。

商量妥當那男子咦了一聲，「阿容，方才我聽妳叫孩子小山？女娃娃叫小山，是不是剛強了些？」

阿容指指襖襟上一朵優雅潔白的山茶花，「她的名字叫玉茗，你說好不好聽？」玉茗，即白山茶花。

「好聽極了。」男子拍手叫好，他仔細打量著那朵白山茶，驚歎不已，「栩栩如生，我看到了竟忍不住想要伸手摘下來，這樣的繡工、這樣的意境，為我生平所僅見。」他越看越愛目不轉睛，「這是誰繡的？」

阿容低頭親吻懷裡的嬰兒，「這孩子的母親。」

男子又驚又喜，「我竟不知阿容妳有這樣的才華！」

阿容開口想要解釋什麼，但終究沒有。

她略收拾了收拾，便帶著阿秀、兩個孩子跟那男子回家。

從此，白府多了位七姑娘。

第一章 金吾衛突造訪

暖風和煦，鳥兒在林間鳴叫，蝴蝶在花間飛舞，春意盎然。

一名十四、五歲的少女在林間花下舞劍，白衣勝雪，寒芒如霜，身姿卻嬌柔婀娜至極，煞是好看。

「七姑娘這劍舞得越發好了！」丫頭翠錢在旁賣力的拍掌叫好。

「那還用說？咱們七姑娘厲害著呢。」奶娘坐在凳子上做針線活，樂呵呵的附和。

「好什麼呀，不過是花拳繡腿罷了。」容姨娘一步三搖的走過來，語氣既不屑又嫌棄。

白玉茗收了劍過來，口中嚷嚷道：「哪裡是花拳繡腿，這分明是最上乘的劍術好不好。方才我舞到勁疾之處，有沒有萬騎馳騁、鐵馬金戈的氣勢？」

容姨娘雙手扳住白玉茗那柔嫩可愛的小臉蛋，一臉誠懇，「說老實話，真的沒有。」

「沒眼光。」白玉茗努力擺脫她的魔掌，回頭看奶娘，「奶娘妳說句公道話。」

奶娘一臉笑意，「方才七姑娘說什麼來著？我聽著好像有什麼鐵馬，還有什麼金哥，是鐵做的馬，金子打的哥哥？」

「撲……」奶娘這話令白玉茗、翠錢一起笑倒，就連容姨娘嘴角也翹起來了。

奶娘被大家笑得摸不著頭腦，「不是鐵做的馬、金子打的哥哥啊？那是啥？」

翠錢跟著白玉茗讀過書，鐵馬金戈是什麼意思還是知道的，忙扯扯奶娘，「娘，

七姑娘方才說的是萬騎馳騁、鐵馬金戈，形容威武雄壯的士兵和戰馬呢。」
白玉茗笑得前仰後合，「鐵馬金戈，鐵做的馬、金子打的哥哥，嘻嘻嘻嘻……」
這笑聲如黃鶯出谷般嬌柔清脆，婉轉動聽，從牆裡直傳至牆外。

牆外數道人影掠過，輕捷迅疾，顯然是訓練有素的高手。

聽到這笑聲，數人不約而同地回了頭。

「金子打的哥哥。」有人低聲一笑。

數道意味深長的目光全落到一人身上，那人身形頎長，石青色斑豹錦袍壓著金線雲雷暗紋闊邊，衣袖飄拂間金光閃動，越發映得他容顏如玉，倜儻風流。

那人的眸子如黑曜石般深邃黝黑，他並未說話，只似笑非笑地橫了眾人一眼。

只這一眼，眾人心中一凜，各自低頭。

此行事關重大，怎可隨意分心？

眾人依次躍過前方的溪水。

那人雖一身貴氣，卻並非四體不勤之輩，身姿較其餘諸人更為灑脫自如。他耳邊縈繞著少女清泉般甘美的笑聲，唇角微彎，輕盈過溪。

日光照耀之下，這處溪水比平日更加明亮，清澈見底，激盪光彩。

白玉茗等人渾然不知牆外有人經過，兀自笑得開心。

「憑我的功夫，做個俠女仗劍走天涯，那是足夠了。」白玉茗得意。

「我陪著七姑娘！」翠錢忙笑道。

容姨娘不理會她倆，轉身回房，邊走邊懶洋洋的道：「真要仗劍走天涯，乾糧可千萬帶夠，別在半道上餓死。」

「仗什麼劍，走什麼天涯。」奶娘最聽不得這個，趕忙打岔，「七姑娘、翠錢，我那田裡該薅草了，我這忙得顧不上，要不妳倆搭把手？」

「我來我來。」白玉茗一聽說要薅草，立即挽袖子要幫忙。

「一起一起。」翠錢也很積極。

一個藍衣少年跑過來，「妳又想著什麼好玩的事了？我下學了，帶上我帶上我。」

白玉茗笑咪咪地招呼，「弟弟快來，和我一起薅草去。」

「我才不去呢。」少年聽說是薅草，臉色當即變了轉身想走。

白玉茗忙拉住他，熱心解釋，「弟弟，田裡有菜苗也有野草，把野草給薅了，那感覺就跟除暴安良似的，可神氣了。」

「真的？」少年聽到「除暴安良」四個字，頗有幾分動心。

「我是你姊，當然不騙你。」白玉茗眉眼彎彎，「你薅一回草就知道了，刪繁就簡、除殘去穢、鋤強扶弱、劫富濟貧，總之就是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啊。」

少年被白玉茗說動，腳步已經跟著她往前走了，卻還嘴硬著，「哎，稼穡艱難我懂，妳不用為了教育我，故意哄我去田裡幹活。」

奶娘眼瞅著府裡唯一的少爺真要跟著白玉茗去薅草，心裡著急，悄悄拉了拉翠錢的衣襟，「快想法子攔著七姑娘，老爺前面有了七位姑娘，最後才有少爺，太太若是知道少爺到田裡幹活了，那還得了？咱們都是吃不了兜著走。」

這少年名叫白玉格，上面有七個姊姊，他是家裡唯一的兒子，可想而知他在家裡

的地位有多重要。

翠錢聞言忙上前兩步笑著勸道：「少爺，聽說您在學裡和同窗打賭了，今年的春考射箭您一定要得第一，對不對？既然如此，您和七姑娘不如練射箭去，倒是正事。」

「先除暴安良。」白玉格興致勃勃。

奶娘唯恐白玉格的母親沈氏動怒，忙勸道：「這暴就在田裡長著呢，哪天都能除。少爺、七姑娘，你們還是先練射箭吧，若是少爺春考輸了，多沒面子。七姑娘，聽奶娘一句話，咱們改天再除暴安良，妳說好不好？」

奶娘和翠錢母女同心，好說歹說，終於勸得白玉茗和白玉格暫時放棄什麼除殘去穢、鋤強扶弱，一起練射箭去了。

光州知州白熹的妻子沈氏坐在窗下，看著手裡的一份紅色禮單。

沈氏的陪房常嬾嬾自外進來，行過禮，在沈氏耳畔小聲回了幾句話。

沈氏四十多歲的年紀，長眉細目，舉止從容，淡淡笑了笑，「玉格便是真去田裡也沒什麼，耕讀傳家嘛，事稼穡，豐五穀，和知詩書達禮義一樣，俱是美事。」常嬾嬾自是連連點頭稱是，卻忍不住告狀，「這七姑娘也太大膽放肆了些。」

一個庶女，還真當自己當正經姊姊了，敢讓白府唯一的少爺到田裡幹活。

沈氏一笑，「小七是比尋常的庶出姑娘放肆了些，我卻一直不大理會，妳可知道原因是什麼？玉格前面有七個姊姊，就他這一個能傳宗接代的，在家裡難免嬌慣了些，莫說老太太這做祖母的，便是老爺和我，嘴上常說要嚴厲管教，其實還是縱著他。玉格七、八歲時是什麼樣子，妳還記得吧？調皮又不愛讀書，連《大學》都背不出來。」

「可小七讀書好，不光讀書好，她還酷愛騎射。我有意把玉格和小七放到一起比，話裡話外的意思便是告訴玉格，莫看你七姊是女孩，你連女孩都比不過呢。玉格是個不服輸的性子，一定要和小七比個高下，這些年來你追我趕，玉格不管是讀書寫字還是騎馬射箭，都練出來了，不只光州這些官家子弟，便是連京城的公子哥兒一起算上，玉格也是數一數二的。我只要玉格好，別的暫且可以不計較。」

「太太英明！」常嬾嬾恍然大悟，滿臉欽佩敬仰之色，「七姑娘雖大膽放肆，可她那姨娘吊兒郎當的絲毫沒有上進心，倒不是個難纏的。她那奶娘更可笑，唯恐府裡不願養著她這個吃白食的，竟把容姨娘院子裡的花給拔了，闢出塊菜地來，整天不是做針線活就是在地裡忙活。這也可笑，老爺堂堂知州，還養不起她這一個閒人不成？不過這人倒是個老實人，也有可取之處。」

沈氏對白玉茗還願意說上幾句，對白玉茗那個唯恐被趕出白府的奶娘就一絲興趣也沒有了，淡淡一笑，重新打量手中的禮單，面帶沉吟。

常嬾嬾臉上堆著笑，「太太只管放心，這份禮體面得很，便是放到京城也是不差的。」

沈氏眉心輕蹙，「畢竟六十是整壽，姨母她老人家極看重，這壽禮還是再加重兩

分才好。」

「是，是，太太考慮得周到，老奴這就去辦。」常嬪嬪忙不迭的答應。

這份壽禮是要送給平陽侯夫人的，她是沈氏的嫡親姨母，而沈氏的女兒五姑娘白玉瑩正和平陽侯府的六公子、她的孫子賈沖議親事，她很有可能是五姑娘白玉瑩的太婆婆，因此這份壽禮確實不能輕了。

沈氏慢慢放下禮單，「姨母的六十大壽，我定要親自到府向她老人家祝壽。老爺公務繁忙走不開，玉格要上學去不了，若我只帶瑩兒前往，未免孤單了些。」

「是，孤單了些。」常嬪嬪心領神會的點頭。

白熹膝下共有七女一子，前面的四個女兒已經出嫁，如今還在白府的是五姑娘白玉瑩、六姑娘白玉蘋，七姑娘白玉茗，和唯一的少爺白玉格。白玉瑩和白玉格是沈氏嫡出，白玉蘋和白玉茗是庶出，如果沈氏這次回京城只帶白玉瑩一個人，白老太太難保不會給她臉色看。

沈氏是白熹的結髮妻子，夫妻相得，可沈氏自嫁到白家之後，十幾年間連著生了五個女兒，白老太太對此是不大滿意的，沈氏沒辦法，只好親自張羅著給白熹納了一房妾室，不巧這房妾室生的也是女兒，便是六姑娘白玉蘋了。

白熹連生六女，自己也有些著急上火，悄悄置了房外室，想偷偷在外面生個兒子，好證明自己不是只會生女兒，不會生兒子，誰知那外室生下的也是女兒，至此，白家七仙女湊齊。

白熹心灰意冷，以為他這輩子命中註定沒兒子，沒想到沈氏忽然有了身孕，十月懷胎期滿生下一子，闔家歡喜。

那外室和七姑娘白玉茗是養在外頭的，白熹大概是覺得沒面子，一直沒跟沈氏說這對母女的事，直到白玉格出生，他欣喜若狂，才吞吞吐吐向沈氏吐露真相，「……又是個閨女，我就沒好意思告訴妳……」

沈氏又好氣又好笑，她新得了個大胖兒子，心情奇佳，嗔怪了兩句便讓白熹把人接回府了。

白老太太對白玉蘋和白玉茗這兩個孫女未必有多少感情，但常拿這兩人做由頭敲打沈氏。這次回京城如果沈氏只帶白玉瑩一人，兩個庶女全留在光州，白老太太定然有話說。

沈氏和常嬪嬪商量了下，決定從白玉蘋和白玉茗這兩人當中挑一個帶著，一則堵白老太太的嘴，二則可以給白玉瑩做伴，解旅途寂寞。

到底要帶哪一個，沈氏躊躇未決，「小六穩重，卻過於拘謹了些，未免有些小家子氣。小七倒是磊落大方，但性情跳脫，帶她出門少不了惹是生非。」

常嬪嬪也有些犯愁，「六姑娘和七姑娘這性子若是能平均些便好了。」

一個太拘謹，讓白老太太看在眼裡，定以為沈氏這嫡母平時對庶女過於嚴厲刻薄。另一個太活潑，帶她進京，一路上得管著她嚴嚴實實的不出岔子，這也夠讓人操心的了。

沈氏便命人叫白玉瑩過來，「既然是要陪瑩兒解悶，自然要聽聽瑩兒怎麼說。」

侍女瑞香忙出去了，過了一盞茶的功夫回來，回稟道：「老爺命人把五姑娘叫到

四宜亭，少爺和六姑娘、七姑娘也被叫去了。」

沈氏奇道：「老爺今天怎地回來得這般早？」知道白熹是要查兒女們的學問，她帶常嬾嬾、瑞香等人也去了四宜亭。

白熹四十多歲的年紀，斯文俊雅，此時他已經換了便服，對白玉格等人笑道：「盍各言爾志？」

沈氏心中一動，在亭外花下站住，側耳傾聽。

常嬾嬾、瑞香等人也忙停住腳步。

眾人都知白熹這是有意要試白玉格，三位姑娘不過是順帶著問一聲。

白玉瑩便笑道：「回父親的話，女兒沒有什麼大志向，不過是想著孝順祖母、父母，做個知禮懂事的閨中女孩罷了。」她這話中規中矩，說完含笑看向正津津有味吃著點心的白玉格。

白玉格渾然不覺，讚歎道：「這千層酥味道不錯。」隨手遞給白玉茗一塊。

白玉茗認真的想了想，心道：接下來該六姊了，然後才輪到我。六姊多思多慮，想半天才會說話，我還來得及吃一塊。

於是她欣然接過酥餅放入口中。

白玉瑩見幼弟幼妹這般孩子氣，又是笑，又是搖頭。

白玉瑩答得很快，白玉蘋卻是想了又想，方站起身恭敬行禮，鄭重其事的道：「父親，女兒自幼熟讀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雖身為女子，願以此為志。」

白熹在亭內，沈氏在亭外，夫妻兩人同時呆了呆。

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乃王者之化、后妃之德，小六以此為志，難不成她想……傳說中那位梅妃江采萍便說過同樣的話，然後入宮做了嬪妃……

或許是天氣越來越熱的緣故，白熹手心漸漸出汗。

沈氏心中連連冷笑，她竟然不知道，自家這位「穩重聽話」的六姑娘有如此志向。

白熹呆了片刻，上下打量白玉蘋。

白玉蘋見父親這般重視她，清秀的臉頰上泛起紅暈。

白玉茗一枚酥餅吃完，見白熹還沒問到她，有些等不及了，忽閃著大眼睛，躍躍欲試，「爹爹，到我了把？」

「還有我，還有我！」白玉格叫道。

瞧著小女兒、小兒子天真無邪爭先恐後的樣子，白熹雖是心中煩惱，也不禁一笑，「到你們了，小七是姊姊，小七先說。」

「是，爹爹。」白玉茗喜孜孜的。

「我跟她同一年生的，不比她小多少。」白玉格一臉的不服氣。

白玉茗得意，「哪怕我只比你大一天，甚至只比你大一個時辰，我也是姊姊呀。行了，弟弟你別打岔，專心聽我說話，我的志向大著呢……」

白玉格驀然想到一件要緊事，以袖掩面，裝作喝茶的樣子，小小聲提醒，「哎，爹不喜歡什麼俠客俠女之類的話，妳不要說這個。」

白玉茗彷彿沒聽到一樣，話已經說出口了，「……我的志向無比遠大，而且於公於私、於人於己都是有利的，可以說是百利而無一害。我要開鋪子！」

「我開在妳隔壁。」白玉格一顆心放回到肚子裡，順口說道。

「開什麼鋪子！」白熹臉色大變，「小小年紀，家裡是少你們吃還是少你們喝了？竟想要開鋪子，官家千金、少爺怎可沾上銅臭味！」

不光白熹變臉色，亭外的沈氏也是眉頭緊皺。她的寶貝兒子應該一心讀書考科舉，學而優則仕，惦記著開鋪子是怎麼回事？

「太太，少爺別被七姑娘給帶野了、帶壞了。」常嬾嬾湊到沈氏耳邊，憂心忡忡的小聲道。

沈氏還沒來得及答話，白熹已經抄起戒尺了，看樣子白玉茗要挨打。

「難得老爺會衝七姑娘發火。」常嬾嬾聲音仍然是低低的，卻有著幾分幸災樂禍的意味。

白玉茗性情活潑愛胡鬧，白熹總是縱容她，常嬾嬾早就看不順眼了。

要說白玉茗有多可惡，那倒也談不上，不過她是庶女而容姨娘是舞姬，這出身實在太差了。有這樣的出身，白玉茗還天天快活得很，在常嬾嬾看來簡直沒天理。

白玉茗身手敏捷，脫兔一般躡到了亭邊石臺上，雙手抱著柱子，衝白熹陪笑臉，「爹爹莫急，我還沒說完呢。爹爹，我開鋪子賺了大錢，是要派用場的，一要救濟窮人，二要扶助弱小，第三我還要鏟盡人間不平……」

白玉格也躡上去，抱著另一邊的柱子，居高臨下的向白熹嚷嚷，「我們要開的可不是普通的鋪子！我們要開書鋪、藥鋪、花鋪，賣的全是風雅之物。」

白熹手裡提著戒尺，氣呼呼的仰起臉教訓小兒子、小女兒，「若和買賣二字連上，還有何風雅可言？再美好的東西沾上銅臭味也就沒趣了。」

白玉瑩、白玉蘋和一旁侍立的丫頭都嚇白了臉，齊聲為兩人求情，白玉茗和白玉格卻嬉皮笑臉的沒個正經。

白熹橫了他倆一眼，「茗兒、玉兒，立即下來，為父不打你們，要好生跟你們講講道理。」

白玉格是白熹唯一的兒子，嘴上說不溺愛，但對他到底是不同的，兒女的名字中人人有一個「玉」字，但唯有他被稱為「玉兒」。

「那咱們先說好了啊，只講道理，不打人。」白玉格跟他爹確認。

沈氏本是有些煩惱的，但瞅著白玉格這無賴樣子，心裡先軟了。

她正想要邁步進亭，為白玉格說兩句好話，常嬾嬾卻忽然臉色煞白渾身發抖，聲音哆哆嗦嗦的，「太、太太，您瞧，您瞧……」

沈氏嗔怪道：「妳也是幾十歲的人了，什麼事大驚小怪的？」她順著常嬾嬾的眼光看過去，登時如被雷擊呆在那裡。

十幾名神情悍然、身穿雲錦麒麟服，腰佩秋水雁翎刀的人正手扶刀柄昂然而入。

金吾衛，皇帝的親信近衛，這些人怎會忽然出現在府中？難道是……

她曾經見過金吾衛，當年白熹和上任知州陳建林交接，還沒交接完，陳建林便被抓捕回京，不久之後因貪汙罪被正法，抓捕他的正是金吾衛。

沈氏腦海中浮現出那慘烈的情景，腿發軟，頭發昏，臉發白。

常嬾嬾和瑞香也是三魂不見了七魄，一邊一個扶著沈氏，上牙齒和下牙齒直打架。

「哪位是白熹白大人？」為首一人神色傲慢的大聲道。

白熹愕然回頭，「不敢，下官白熹，不知大人駕到，有失遠迎。」他到底是久經官場之人，雖然驚訝萬分，心裡掀起了驚濤駭浪，卻不至於嚇得說不出話來，或是面露懼色失了儀態。

「在下金吾衛千戶陸齊，白大人有禮。」為首的人道。

白玉茗原本抱著柱子一臉嘻笑地和父親討價還價呢，驀然見到這幫金吾衛，詫異得睜大了眼睛。

陸千戶大刺刺的站著，和白熹見禮時腰都不彎一下。

察覺到有兩道明亮又好奇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，陸千戶慢慢抬頭，迎面是張少女面龐，年紀不大，還沒有女人的嬌柔嫵媚，卻如陽光般耀眼，春光般爛漫，令人眼前一亮。

她此刻還抱著柱子不放，活脫脫一副調皮可愛的小女兒模樣，嬌憨動人。

陸千戶不禁用力多看了兩眼。

白玉茗心生警覺，溜下欄杆，一手攬住白玉瑩，一手攬住白玉蘋，低聲催促，「五姊、六姊快走，莫被這登徒子看了去。」把她倆推出四宜亭，讓丫鬟陪著她倆先走。

白玉格惡狠狠地瞪著陸千戶，一把抓住白玉茗，「妳也快走，這孫子眼光熱辣辣的，分明沒安好心。」

白熹歉意的道：「女眷們沒見過世面，太過失禮，讓陸大人見笑了。」說了兩句客氣話，厲聲喝道：「玉兒還不帶她們出去！」

白玉格聽到這一聲，忙拉白玉茗快步離開。

「這位是……」陸千戶踮腳張望。

白熹淡淡道：「不過是個頭髮長見識短的女子罷了。陸大人此來定有緊急公務，還請明示。」

陸千戶哈哈大笑數聲，「下官此來確實有緊急公務。」

白玉茗和白玉格離開四宜亭之後，心中都放不下，自以為身手好，想悄悄溜回去探聽消息，才走沒兩步便被沈氏攔下了，只好乖乖的等著。

過了許久，白熹差人知會沈氏，「陸千戶到光州有祕密公務，不在白府留宿，今晚設宴招待即可。」

眾人知道白熹沒事便放心了，沈氏忙著設宴招待客人，其餘的人各自回房。

白玉茗由翠錢陪著往回走，她忿忿的道：「這些金吾衛也不通報，直接往家裡闖，可真沒禮貌。」

翠錢悄悄拉了拉她，「金吾衛可厲害了，安全起見，哪怕是背著人也別說他們的壞話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。」白玉茗從善如流。

陸千戶這撥人很快就離開，連沈氏精心準備的晚宴也沒參加。

之後的兩天金吾衛沒有上門，光州城內也沒有因他們的到來起什麼風波，白府便一切如常了。

沈氏多方打聽，知道金吾衛此行確實對白熹沒有妨礙，便又打點起進京賀壽的事，決定帶白玉瑩、白玉茗同行。

第二章 人人欺上頭

沈氏的決定在白府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。

白玉蘋的生母連姨娘一向少言少語，可這時也生起氣，「論長幼，六姑娘年紀大些；論行事作派，分明六姑娘更大方得體；論品格性情，六姑娘也更穩重安靜，怎麼太太選了七姑娘呢？這豈不讓六姑娘難堪。」發著牢騷，她忍不住流下淚來。白玉蘋絞著手中的羅帕，「哭有什麼用？妳還不如設法勸勸爹爹，讓太太連我一起帶去。我並不是想到京城閒逛，只是數年沒見祖母，想念她老人家了。」

連姨娘以帕拭淚，很是傷感，「我也想念我的祖母，唉，自打嫁到白府，想見她老人家一面便難得很。我在連家時，我祖母待我是一等一的好，夏天給我打扇子，冬天給我暖被窩，有什麼好吃的都忘不了我……」

白玉蘋見她越說越遠，眉頭微蹙，「別提連家的人了。」

連家本來家中還過得去，因連姨娘的哥哥連青立志要考科舉做官，所以連家這些年來一直供他讀書，可讀書是件很花錢的事，紙、筆、學費等，沒一樣不貴的，為了一心求上進的連青，連家把家裡僅有的五畝好地先後賣了，家裡頓時變得窮困。

連姨娘若要正經嫁人，收了男方的聘禮，也要還以相應的嫁妝，可連家哪裡有這個閒錢？就算有，也得留著給連青使用，萬萬捨不得給連姨娘。無奈之下，連家只好委屈家裡的兩個女孩，一個給白熹做妾室，另一個讓過路的富商帶走了。如此一來，就可以只收聘禮不給嫁妝，只進不出，連青可以繼續讀書考試，圓他的富貴夢。

這連青也真是「爭氣」，到現在四十多歲，終於考上了秀才。

連姨娘察覺到白玉蘋的輕蔑和不滿，臉上一紅，「連家並不是賣女兒，嫁給妳爹，當年也是我自己同意的，我只盼著能夠一舉得子……」說到這裡她神色悵然幽幽歎氣。

若能一舉得子，她就是白熹唯一兒子的親娘，雖是妾，但也和正房差不多了。況且白府家底厚實，供兒子讀書的錢財是不缺的，她的兒子肯定能讀書，將來兒子若是爭氣，科舉得中做了官，也是可以為生母請封誥命的。她雖是側室，將來一樣能得封誥、做夫人，不是比嫁個寒門小戶的窮酸鬼強多了？

連姨娘如意算盤打得滿好，誰知她進門之後和沈氏一樣生了女兒，之後肚皮再沒動靜，從前的種種雄心壯志都付諸流水。

白玉蘋性情雖溫柔爛靜，但當著生母的面自然比平時放肆些，對連姨娘撒嬌道：「妳勸勸爹爹，就說我孝順祖母，要到京城看望她老人家。」

連姨娘擦拭乾淨淚水，自負的微笑道：「這麼件小事哪用得著驚動老爺，我和七姑娘說幾句話就行了。」

「妳和七妹說什麼？」白玉蘋不解。

連姨娘挺直了腰身，「七姑娘雖出身提不起來，卻有一樣好處——聽話。我說她

兩句，讓她去向太太辭了，太太自然只能帶妳去。」

「七妹聽話？」白玉蘋連連搖頭，「她調皮得不得了，哪裡聽話了？她連爹爹的話都不聽呢，在爹面前都敢上竄下跳的。」

連姨娘成竹在胸，「那是因為妳爹爹慣著她，所以她膽子大，而我不慣著她，她便不敢跟我胡來，且看我的。」

她換了衣裳，收拾打扮好，帶小丫鬟荷香出了門。

白玉蘋不放心跟著過去，要看連姨娘究竟要如何行事。

荷花池畔，白玉茗正拿著釣竿在釣魚，見連姨娘和白玉蘋過來，忙起身問好。

翠錢在旁擺弄魚餌，也曲膝行禮。

連姨娘見白玉茗禮數周到，滿意的微微一笑，「七姑娘長大了，越發知禮懂事了。七姑娘，女兒家要聽長輩的話，長輩吩咐什麼妳就要做什麼，這才是妳的本分。」

「您說的是。」白玉茗非常的好說話、非常的乖巧。

連姨娘心中滿意，愈加矜持，「長輩說妳全是為了妳好，譬如妳這個丫鬟，叫小丫便很合適，有什麼必要改成新荷？妳給她改的名字不對，我做長輩的自然要提醒妳。」

「我改了呀，她早就不叫新荷了，她是翠錢。」白玉茗笑咪咪地道。

白玉蘋臉一下子就紅了，一張臉似要滴出血來。

連姨娘不解的瞅瞅她，「妳怎麼了？」

白玉蘋羞忿不已，內心之中掙扎許久，迅速掃了白玉茗一眼，勉強笑道：「沒事。」她能說什麼？直接了當地告訴姨娘，翠錢是新荷的雅稱？那姨娘就太沒面子了，說不定會氣出個好歹來。

白玉蘋心中暗暗抱怨，就說了嘛，白玉茗是個鬼靈精，怎麼可能聽話馴順地任人擺佈。唉，也只有姨娘這樣的人才會覺得白玉茗好對付，能夠隨著心意搓圓捏扁。白玉蘋心事重重，既怪連姨娘自高自大不識眉高眼低，又怪白玉茗膽大乖僻不給她姨娘留面子。

連姨娘擺著長輩的架子，「七姑娘啊，妳六姊孝順，思念京城的老太太，恨不得插上翅膀飛到京城去看望她老人家，七姑娘應該成全妳六姊這一番孝心，妳說對不對？」

「怎麼成全啊？」白玉茗謙虛求教。

連姨娘自喜得計，輕飄飄的道：「妳到太太面前辭了不就行了？妳不去，太太自然要帶六姑娘。」

「成。」白玉茗想也沒想便答應了。

連姨娘雖自負，也沒想到事情能順利到這個地步，不由得眉花眼笑，「七姑娘真是聽話的好孩子，改天見了老爺，我定要多誇妳幾句。」

「多謝您。」白玉茗笑嘻嘻的道謝。

連姨娘猛誇了她句，心滿意足的帶著白玉蘋、荷香走了。

繞過池塘，到了無人之處，連姨娘憐愛的瞧著白玉蘋，「妳就等著和太太、五姑

娘一起進京城吧，妳是有志向的姑娘，不該困在光州這樣的小地方。」
連姨娘信心十足，白玉茗卻是似信非信，想到「翠錢、新荷」的典故，對白玉茗會不會痛痛快地讓連姨娘順了心願，實在沒把握。

此時，仍在原地的白玉茗朝連姨娘的背影扮了個鬼臉，「妳想的可真美。」
翠錢替自家姑娘抱不平，「連姨娘想讓六姑娘去，她自己到老爺、太太面前想法子啊，壓著妳出頭算怎麼回事。」

白玉茗拋出魚線，在空中劃過一道優美的弧度方落入水中，「讓我先釣條魚再說。不對，一條魚不夠，我想喝魚湯，還想吃烤魚、燉魚，多釣幾條吧。」

翠錢還在為方才的事生氣，「七姑娘，妳難道真的要太太面前請辭不成？」

「噓，小聲點，別把魚嚇跑了。」白玉茗專心地看著水面。

翠錢歎了口氣，「別人家像妳這麼大的姑娘都開始盤算終身大事了呢，七姑娘妳倒好，悠閒自在的在這裡釣魚……」

「別人釣金龜婿，我釣魚。」白玉茗盤腿坐在池塘邊，怡然自得，「還是我這樣好。魚能吃，金龜婿能吃嗎？」

「姑娘妳會不會算帳？」翠錢悶悶的，「真有了金龜婿，什麼樣的魚吃不到？」
白玉茗嘆了一聲，「翠錢妳說的似乎很有道理耶，要不然我不釣魚了，想法子釣個金龜？」

「金龜婿豈是好釣的。」翠錢是奶娘一手帶大的孩子，勤勞能幹隨奶娘，嘮嘮叨叨也隨奶娘，一開口廢話是一堆又一堆，「我的好姑娘，咱們別的不說，單這光州城裡的閨秀便有數十人之多，人人想要嫁得如意郎君……」

她話還沒說完，便見一旁的石拱橋上來了一撥人，遠遠的看著，有少女也有青年公子。

「誰呀？」白玉茗好奇地問。

翠錢眼力好，向那邊張望片刻，遲疑道：「看著像是覃御史家的公子、小姐。」

「是覃家的人啊。」白玉茗稟性樂觀，聞言笑得花枝亂顫。

這位覃御史也就是巡鹽御史，他是本城的鹽運使，偏偏單名一個「淡」字，白玉茗想想就覺得可笑。

「別笑了，果然是覃家的公子、小姐。覃小姐向來眼睛長在頭頂上，最看不起人了，姑娘，咱們走吧，別理會她。」翠錢憂心忡忡的道。

覃淡的女兒自視甚高，對白玉茗這個舞姬所生的庶女向來鄙夷，翠錢護主心切，自然不願白玉茗和覃小姐見面，看人白眼，受人奚落。

白玉茗卻好興致的揮著釣竿，「走什麼呀，翠錢妳方才不是說要我釣個金龜婿嗎？妳瞧瞧覃家那個公子哥如何？要不然我釣釣他吧，妳猜我能不能釣到手？」

翠錢道：「還是算了吧，覃家那公子哥算什麼金龜婿了？至少得五品以上的官員才配得上金龜二字吧，況且他只是個秀才，舉人還沒影兒。姑娘，妳志向高遠些，既然要出手，咱至少得瞅準一個分量夠的，否則豈不是白折騰一場？」

白玉茗撲哧一笑，「妳就這麼討厭覃家的人呀？」

翠錢撇撇嘴，「覃家那些了不起的公子、小姐，咱們可高攀不起。」

此時，橋那邊傳過少女的嬌呼聲，一方鵝黃底繡妃色纏枝花卉的羅帕在空中飄著，落到了碧綠的荷葉上。

「怎麼又是這一套？」白玉茗不由得搖頭。

翠錢氣白了臉，「我就知道，遇上覃家那位大小姐准沒好事。姑娘性子好，從來不招惹她，她偏偏沒事找事。」

「閒的唄。」白玉茗拉翠錢在身邊坐下，安撫的摸摸她的頭。

一個身穿桃紅襖子的媳婦跑過來，雖滿臉是笑，神態間卻有著並不著意掩飾的輕視與隨意，「七姑娘好。七姑娘，覃家大小姐的羅帕不小心掉了，就在荷葉上，翠錢水性好，只怕是要勞煩翠錢姑娘了。」

白玉茗認得這媳婦是常嬾嬾的兒媳婦冬香，知道這是個素日眼裡沒人的，也不生氣，笑咪咪的道：「用不著翠錢，我替覃大小姐撈帕子去。」

「哪敢勞煩七姑娘呢。」冬香笑得虛假。

翠錢咬咬牙，「好，我替覃大小姐撈帕子。」她望望那荷葉，「瞧著離岸邊並不遠，游過去也不費什麼事……」

「真用不著妳呀，是我大顯身手的時候。」白玉茗張開雙臂伸個懶腰，笑著站起身，拎著魚竿向石拱橋走過去了。

翠錢和冬香忙跟在她身後。

覃淡膝下一子一女，兒子單名一個觀字，女兒闈名玉梨。

大概是因為名字裡都有一個玉字吧，曾有一位心寬體胖的太太拿白玉茗和覃玉梨開過玩笑，「聽名字像姊妹似的。」

覃玉梨當時便變了臉色，哼了一聲拂袖而去。

那位胖太太當場鬧了個沒臉，覃玉梨更是懷恨在心，自那次之後，她每回見白玉茗都要生出風波。

覃玉梨身穿石榴紅貢錦大袖衫，身材修長，體態風流，漫不經心的語氣中流露出高高在上的優越感，「白七姑娘，我帕子掉了，妳的婢女會水，勞煩她大駕可使得？」

「妹妹別這樣。」覃觀微覺尷尬，一邊歉意的看著白玉茗，一邊小聲斥責，「既要央人幫忙，便要有央人幫忙的樣子，不該這般頤指氣使。」

覃玉梨更是來氣，纖纖玉手指向水面，神色傲慢，「白七姑娘妳看清楚了，蓮花是蓮花，淤泥是淤泥，有人高貴如水中芙蓉，有人卑賤如池中爛泥，天壤之別。」

「誰是鮮花，誰是淤泥？」翠錢氣得臉發白。

覃觀本就不大好意思，這會兒更是面紅耳赤，「七姑娘，我、我妹妹……」想替覃玉梨說幾句抱歉的話，卻不知該如何措辭。

覃玉梨站在石橋最高處，居高臨下地看著白玉茗，心中湧起一陣一陣的痛快之感。白玉茗提著魚竿笑嘻嘻走上來，玉石般的肌膚在陽光的映照下彷彿半透明，白皙柔嫩，晃花了人的眼睛，「覃小姐，妳說話聲音真好聽，今早我聽小鳥在林間鳴叫，那聲音都不及妳呢。」

「妳……」覃玉梨氣得哆嗦，她還沒有被人當面這麼說過，沒人說過她的聲音像

鳥叫。

見覃玉梨被氣得夠嗆，一旁陪笑侍立的冬香臉色大變。

白玉茗卻渾然不覺，笑容可掬，「覃小姐妳方才說什麼來著？有人高貴如水中芙蓉，有人卑賤如池中爛泥，天壤之別，是嗎？這話聽著耳熟，去年這個時候，邱縣令的愛女好像說過一模一樣的話。」

覃玉梨站立不穩後退兩步，無助的靠在了欄杆上，「妳、妳太可惡了……」

去年這時候光縣的縣令姓邱，邱縣令的女兒邱杏也是個心高氣傲、眼高於頂的姑娘，可惜命運不濟，邱縣令轄下糧倉失火，損失極大，他出自寒門，沒什麼家底，傾家蕩產也賠不起，自殺身亡，邱杏則被官賣，不知道淪落到哪個汙穢骯髒的地方去了。

覃玉梨諷刺白玉茗，不過是說她出身微賤，不配和官家嫡女並列。白玉茗反唇相譏，卻是光明正大的告訴覃玉梨她說過的話邱杏也說過，把她和已經官賣的邱杏相提並論，這讓她如何不惱火，如何不憤怒？

但白玉茗既沒跳腳，也沒罵人，不過是笑嘻嘻的說了件事實，覃玉梨想發作一時發作不出來，臉憋得通紅。

冬香低聲下氣的陪不是，「覃小姐莫怪，奴婢稍後一定回稟我家老爺、太太，老爺、太太定會公平處置。」

覃玉梨胸口那口惡氣出不來，氣呼呼地道：「回稟了白伯父、白伯母又能如何？白伯父一定會說她嬌憨無知，不是有意的，而白伯母賢慧大度，也不會拿她怎樣啊。」

冬香縮了縮脖子。

覃玉梨這話還真的沒說錯。白熹平時並不怎麼溺愛白玉茗，但白玉茗若犯了錯，他卻常為其開脫「茗兒沒壞心，只是性子憨」、「實心腸的傻孩子，可憐見的」，弄得沈氏都不便認真責罰教訓了。

白玉茗灑脫的揮起魚竿，「妳要撈帕子對不對？我幫妳。」不等覃玉梨答話，手臂一揚，魚線遠遠的拋了出去，一聲輕響，魚鉤準確的鉤到了荷葉的莖上，「我把荷葉、荷葉莖連同帕子一起給妳鉤上來。」

「妳別亂動！」覃玉梨急得跺腳，「這帕子是敬王妃送給我的，是寺綾，珍貴極了，妳若敢讓這帕子落到水裡，我跟妳沒完……」

白玉茗眼睛一亮，「我不讓帕子落入水裡呀，一定給妳鉤上來。」她手上用力，荷葉的莖搖搖晃晃。

眼看著那方寺綾帕子就要落入水中，覃玉梨大驚失色，「我的帕子！敬王妃送我的帕子……」

覃玉梨身邊一個女子連外衣都來不及脫便跳下水，趕在那方帕子掉落之前拿在手中。

她拿著帕子的手浮出水面，另一隻手划水，沒多久便上了岸，將帕子完好無損的交到覃玉梨手裡。

「凌娘，多謝妳。」覃玉梨道謝。

「妳就是凌娘啊。」白玉茗上下打量她，「聽說妳和妳哥哥都是高手，久仰久仰。」那名叫凌娘的女子二十多歲的年紀，中等身材容顏清瘦，乍一看上去很平凡，細細看來卻有常人所沒有的沉穩凝重。

她沒有回答白玉茗的話，沉默的曲曲膝，由侍女陪著更衣去了。

「我家要請客。」覃玉梨心裡沒好氣，冷冷的道：「我和我哥哥今天來，就是給白府送請帖的。我家宴客之時，凌娘會表演舞劍，不過我不會給妳請帖，那種一舞劍氣動四方的場面，妳是沒福看到了。」

「凌娘舞劍我看不到了呀？那我傷心死了，傷心死了。」白玉茗做出傷心欲絕的樣子，靠在欄杆上裝哭。

「哼！」覃玉梨瞪了她一眼，帶著怒氣走了。

「七姑娘，妳對客人無禮，太太必有責罰。」冬香呵斥一句，提起裙子追著覃玉梨離去。

「七姑娘，對不住，舍妹被家母給慣壞了。」覃觀陪著不是，眼神在白玉茗美麗的面龐上流連。

「沒事沒事，彼此彼此。」白玉茗胡亂應酬了幾句，腳底抹油一一溜了。

「姑娘，等等我。」翠錢小跑著追上來。

白玉茗吐舌，「我怕是闖禍了，得找爹爹先說說方才的事，免得挨打。我爹爹應該回來了吧？快，咱們到西角門堵他去。」

「對，咱們先去。」翠錢贊成。

兩人往西角門去了，不過她們遲了一步，西角門守門的婆子笑道：「老爺方才一進門便被荷錢給請去了。」荷錢是容姨娘房裡的小丫鬟。

白玉茗和翠錢不敢耽擱，忙找容姨娘去了。

院門外沒人守著，兩人輕手輕腳做賊似的進了院子。

這院子不大，繞過青石影壁就是正院，兩人聽到白熹和容姨娘的說話聲，便沒敢再往裡走，藏在影壁後探頭張望。

容姨娘好像喝了酒，腳步不穩口齒不清，「不，不能去，一定不能去……她娘說了，她不能去京城……」

「阿容，瞧妳都喝成什麼樣子了。」白熹哭笑不得，「妳說話都糊塗了，『她娘說了，她不能去京城』，誰的娘啊？茗兒的娘不就是妳嗎。」

「為什麼不讓我去京城？」白玉茗聽到父母在說她，不解又不滿小聲嘀咕。

容姨娘腳步踉蹌，伸手在自己臉上拍了下，「瞧我，喝糊塗啦，是我娘說過的話，是我娘。我娘跟我說過的，讓我一輩子不要回京城，我的孩子也一輩子不許回京城。」

「這是為何？」白熹愕然。

容姨娘搖晃著手裡的酒杯，醉意越濃，「你當我生下來就是舞姬不成？我也曾是好人家的女兒，我父親也是做過官的，還是大官，很大很大的官！後、後來我家遭了難，我父親被殺，我娘和我沒入教坊司……」

「可憐的阿容。」白熹同情的歎息。

容姨娘醉得趴在桌子上，「總之我不進京城，小山也不進京城，永遠也不……將來把小山許配到江南的鄉下，魚米之鄉，人品俊秀，遠離功名利祿、是是非非……」

「好好好，遠離功名利祿、是是非非。」容姨娘明顯是喝醉了，白熹自不同她計較，好脾氣的哄著她，「阿容，妳回屋躺著，我讓人給妳做醒酒湯。」

白熹又哄又勸的扶著容姨娘進了臥房。

白玉茗和翠錢竊竊私語，「姨娘還有這樣的身世呢，真沒想到。」

翠錢頗覺驚奇，「姑娘，容姨娘的父親、妳的外祖父是很大很大的官，也不知到底會有多大？」

白玉茗搖頭，「我不知道呀。」

兩人都是頭回聽說，臉上全是迷惘的神色。

「偷偷摸摸地在這做什麼？」

眼前出現深青色的官服袍角，白玉茗一個激靈，忙推開翠錢，陪著笑臉，「爹爹，我是來認錯的，我方才遇到覃家的大小姐，言語之間大概得罪她了。」她把方才的事講了講，講的大體屬實，卻竭力渲染覃玉梨的傲慢無禮和自己的可憐無助，彷彿自己若不反擊，便要委屈死了。

白熹不由得心疼，「為父知道了，放心吧，不會無緣無故罰妳的。」

「不打我就行，嘻嘻。」白玉茗去了樁心事，笑得更甜，「對了爹爹，覃家宴會，凌娘會舞劍，覃家不會請我的，可我想看凌娘舞劍，我扮成小丫頭去看一眼行不行？」她滿懷憧憬的提出了要求。

白熹卻不肯答應，「不許去。」

白玉茗不死心，再三央求。

白熹被小女兒糾纏得沒辦法，只好吐露實言，「覃家的宴會，不只妳，咱們家誰也不許去。金吾衛正在查覃御史，那覃家怕是要出事了。」

白玉茗的心突突地跳，哭喪著臉，「去年我和邱杏吵了嘴，沒隔多久邱家便敗了；今年我和覃玉梨發生口角，覃家眼看著又要被抄家，我、我……她們是不是被我給害的？我不是那個意思……」

白熹雖滿腹心事，卻也被白玉茗給逗笑了，「妳哪有這麼大的本事，這不過是湊巧罷了。好了，不許胡思亂想，和妳五姊、六姊說話解悶去吧。」

「是，爹爹。」白玉茗乖巧的點頭。

侍女來稟報，說二門外傳了口信，有貴客來訪。

白玉茗還在可惜著不能到覃家看凌娘舞劍的事，翠錢卻耳朵尖，聽到「雍王世子有要事」等語，待白熹走了之後，悄悄告訴白玉茗，「好像有什麼京城的大人物來了，姑娘，反正妳一輩子不能進京城，那偷偷看看從京城來的大人物也行啊。」

白玉茗深以為然，「對，不能進京城，也不能看凌娘舞劍，怪悶得慌的。」

兩人溜到前院，順著梯子上牆向下觀望，只見白熹正畢恭畢敬的和一名青年說話。暮色朦朧，斜暉脈脈，那青年錦衣金冠，一身貴氣，雖離得遠，看不到他的面目，但只看身形也知道這必定是位美男子，長身玉立，無可挑剔。

「姑娘，妳若真要釣金龜婿，需要釣這樣的。」翠錢由衷的道。

「此人可釣？」白玉茗態度謙虛，不恥下問。

「可釣。」翠錢非常肯定。

白玉茗忍不住伸手打了她一下，「連人家長什麼樣子都沒瞧清楚，妳就說此人可釣，翠錢妳是不是傻……」

翠錢嘻笑著閃躲，無意中碰到一塊碎瓦片，「啪嚓」一聲，瓦片落地。

白玉茗一呆。

兩道凌厲鋒銳的目光向這邊射過來，這目光如寶劍出鞘，精芒奪目，冷氣侵人。

白玉茗打了個寒噤，下意識的縮頭躲到牆後。

翠錢躲得比她還快，也不知是激動還是害怕，身子哆嗦，「這可怎麼辦？咱們被發現了……」

白玉茗雖然也害怕，但她到底是從小到大頑皮慣了的，眼珠一轉計上心來，捏著嗓子學起貓叫，「喵喵喵……」

也是她運氣好，叫了沒幾聲，一隻花貓便聞聲跑過來。

白玉茗大喜，順手將那花貓拋上牆。

白熹後知後覺的順著那貴客的目光看過來時，只見一隻花貓驚慌無助的在牆頭踱步，遂笑道：「原來是貓在作怪。」

白玉茗和翠錢躲在牆後側耳傾聽，另外那人笑了兩聲，不置可否。

也不知是白玉茗多心了還是怎麼著，她總覺得那人的笑聲低沉，似有諷刺之意。但那人終究沒有說什麼，由白熹陪著腳步聲漸漸遠去。

白玉茗後怕的拍拍胸，「還好沒被抓著，不然定有一頓好打。」

翠錢腿有些發軟，頭有些暈，緩過神來之後，拉起白玉茗笑道：「老爺說要打姑娘，也不過是拿著戒尺追著妳滿院子跑罷了，哪回真打妳了？」

兩人探頭探腦地向外看了看，見天色漸晚，寂靜無人，便提起裙子一溜煙跑了。白玉茗和翠錢才進二門，迎面便遇上了白玉蘋。

「七妹，妳看到什麼了？」白玉蘋臉上掛著和平時一樣的溫柔笑意，不過因為走得急微微喘氣，額頭有細細的汗珠。

「看什麼呀？」白玉茗摸不著頭腦。

白玉蘋微微一笑，挽了白玉茗的胳膊，親暱嗔怪，「七妹調皮，還和姊姊裝傻呢。方才父親有貴客來訪，對不對？妳從前院回來，定是跑去偷看了。」

白玉茗眉眼彎彎，又驚訝又歡喜，「父親有貴客來訪嗎？什麼樣的貴客？六姊快告訴我。對了，六姊一向眼光高，六姊都說是貴客了，那應該是王公貴族或是皇親國戚吧？」

饒是白玉蘋涵養好，這時也臉色微變。

本是她再追問白玉茗，結果這個看似沒心計的嬌憨丫頭輕飄飄的兩句話便反客為主，倒問起她來了。

「到底是誰呀？六姊妳快告訴我。」白玉茗搖晃著她。

白玉蘋忍下一口氣，攜了白玉茗的手，柔聲道：「我也是聽下人們說的，並不知道貴客的身分。對了七妹，我姨娘白天的話妳聽聽就算了，不必放到心上。我雖

想念祖母，想回京城看望她老人家，但太太既做了主，我便不敢說半個不字。」她拐彎抹角地催白玉茗到沈氏面前請辭。

白玉茗笑咪咪地拍拍她的手，「放心，我答應連姨娘的話作數，明天便見分曉。」

白玉蘋心中竊喜，笑容愈加親切，和白玉茗說了半晌話，方腳步輕快的告辭。

白玉茗惦記著魚湯和烤魚，和翠錢又釣魚去了。

她順順當當釣上三條青魚，正要再下竿白玉格來了，在大青石上坐下，一臉的不能置信，「爹不知怎麼了，不許我上學，要我在家裡裝病。」

「哄誰呢！」白玉茗和翠錢異口同聲。

白熹和沈氏一直督促著白玉格用功讀書，讓他裝病不上學，怎麼可能。

白玉茗話已出口，忽然想到父親說過覃家有可能會出事，心中一動立即改口，「不上學也好，你在家鬆散兩天，悄悄背書寫字，再上學的時候嚇死你那幫同窗。」

「也行。」白玉格倒是不反對。

說話的功夫，白玉茗又釣上一條魚。

「總共四條，分你一半。」白玉茗很大方的分給白玉格兩條，「我要回去吃飯了。

明天你閒著沒事，咱倆比賽背書，四書五經從頭背到尾，從尾背到頭。」

「就這麼說定了。」白玉格自然不肯示弱。

白玉茗和翠錢提了魚回去，奶娘將魚收拾了，一條清燉，一條讓白玉茗和翠錢在院子裡烤了，邊吃邊玩。

容姨娘喝了酒，晚飯的時候還睡著，夜晚時分才醒過來。

白玉茗扶她起來，餵她喝魚湯。

燈光下，容姨娘盯著白玉茗不放，目光少有的溫柔，愛憐橫溢，「小山，乖孩子，妳以後嫁到江南鄉下好不好？魚米之鄉，豐衣足食，無波無瀾，平平安安……」

白玉茗呵呵笑，「這魚湯都燉成奶白色了，香噴噴的，來來來，趁熱喝。」

容姨娘今天格外好哄，喝了魚湯，拉著白玉茗的小手不知所云的嘮叨了一會兒，又沉沉睡去。

白玉茗替容姨娘蓋好被子，衝著熟睡的她扮個鬼臉。

到江南鄉下無波無瀾的過一生，這樣的日子多沒趣，人家還想要仗劍天涯，行俠仗義浪跡江湖呢……

第三章 烤魚引發的危機

次日清晨，白玉茗和姊姊、弟弟一起向沈氏請安。

眾人都在，白玉茗陪笑向沈氏說了容姨娘近來睡眠不好，多思多慮，需要有人陪伴，之後吞吞吐吐、期期艾艾地道：「太太，我想著我能不能……能不能……」

白玉蘋在旁坐著，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
沈氏神色淡然，「既然如此，七丫頭便留下吧，不必跟著去京城了。」

「是，太太。」白玉茗恭敬的答應了。

白玉蘋心中一陣激動雀躍，以為沈氏接下來便會讓她同行。

誰知沈氏臉上有了薄怒之意，冷冷的道：「容姨娘一向好端端的，為何忽然會睡眠不好，多思多慮呢？小七在家裡陪著她也並非好法子，不如小七到明因寺住上

幾日，在佛前替她祈福祝禱、抄寫經卷，才是真正於她身體有益。」

白玉蘋大吃一驚，想要站出來替白玉茗求情。

坐在她上首的白玉瑩悄悄制止了她，「六妹，姊姊知道妳是為七妹好，但大可不必。母親並沒有生氣，是為七妹好。」

白玉蘋不敢違拗，忙擠出絲笑意，「是，五姊。」

白玉茗已經高高興興的答應了，「是，太太。明因寺的素齋極好，蜜釀花粉銀耳蓮子盅、海帶香菇冬瓜湯極是美味，我很喜歡的。甘薯糯米黑芝麻餅和南瓜黃金薄餅可以帶回來，到時候我多帶些，給父親和太太嘗鮮。」

「七妹是小孩子心性，就記得吃。」白玉瑩刮臉笑話道。

「人是鐵，飯是鋼，一天不吃餓得慌。」白玉茗嘻嘻笑著。

沈氏哼了一聲，起身進了內堂。

白玉蘋一顆心七上八下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白玉茗和白玉格卻已經一起出去了。

白玉格小聲交代，「爹和娘改變主意了，這幾天讓我在家裝病，然後讓我和我娘、五姊一起進京。我要帶著妳，爹支支吾吾的不許，我就想出這麼個主意。哎，妳安心到明因寺住兩天，等我和娘、五姊出了城便到寺裡接妳，到時爹想反對也不行了……」

「餓主意。」白玉茗嗤之以鼻。

「等著我去接妳。」白玉格得意的笑。

這時兩人已出了正堂，白玉茗自一名婢女手中搶過一把小巧的花鋤，向白玉格揮去，「自作主張的小壞蛋，看招！」

白玉格嚇了一跳，「這算什麼武器。」他手忙腳亂避開，自另一名正在整理花圃的婢女手中奪了個小鐵鍬，兩人叮叮噹噹的打在一起。

「哎，妳這是劍法還是棒法？」白玉格步步後退。

「這還用問？我手裡拿的是小花鋤，使的自然是鋤法了。」白玉茗占了上風，得理不饒人。

「我從沒聽說過這世上有什麼鋤法。」白玉格口中嚷嚷道：「那我使的便是鍬法。」

「對了，花鋤對鐵鍬，鋤法對鍬法。」白玉茗樂了。

兩人興致勃勃的自正堂打到花園，容姨娘站在樹旁折花，對此不屑一顧，「你倆這打法既不美又沒力度，既不好看又不能克敵制勝，趕緊住手吧，別在這兒掃興。若真想打，換個地方，我看著難受。」

白玉茗笑道：「不打了。」率先跳出圈外，跑到容姨娘身邊，「太太和五姊要上京城了，我多年未見老太太，怪想念她老人家的，她老人家篤信佛法，我想到明因寺住幾天，為老太太抄寫經卷盡盡孝心，妳贊成不贊成？妳也知道的，這個家裡數我書法最好。」

容姨娘詫異的瞧了她一眼，「妳真這麼想？贊成，我當然贊成了，這般冠冕堂皇的好事，誰會反對？」她折了花，嫋嫋婷婷的走了。

「厲害，會糊弄人。」白玉格衝白玉茗伸出大拇指。

明明是被沈氏發配出去的，被白玉茗這麼一說，不是發配反倒是椿功勞了。

「過獎過獎。」白玉茗假意謙虛。

白玉茗回去和奶娘告別，不巧奶娘昨晚照顧容姨娘，夜裡起了幾回有點著涼。白玉茗自小吃她的奶長大，對她的敬愛和親娘差不了多少，見狀大為心疼，便吩咐翠錢留下，「妳照顧奶娘，等奶娘大好了，妳再過去找我。」

翠錢一則捨不得親生母親，二則知道白玉茗不過是出府小住，遂連連點頭。

身邊沒人可不行，白玉茗挑了個名叫梅錢的老實丫鬢隨身服侍。

白玉茗想要親自送她，但沈氏說他是裝病在家的，不宜出門，吩咐常嬾嬾另外派了妥當的婆子、媳婦護送。

上了馬車，白玉茗就見那被派來護送的人正是常嬾嬾的兒媳婦冬香。

冬香皮笑肉不笑，「七姑娘，太太命奴婢送您過去，您有事儘管吩咐。」

白玉茗笑道：「有勞。」她隨手敲敲車廂壁，車輛緩緩駛動。

冬香自恃是常嬾嬾的兒媳婦，清了清嗓子，擺出管事媳婦的架子，「七姑娘，明因寺離得遠，咱們在路上可不能耽擱，大約會有些辛苦，還求七姑娘擔待些。」

白玉茗一笑，「我知道妳想早去早回，不過我還要買些要緊東西，對不住了。」

她命車夫繞道琵琶巷，到百文齋去挑了幾本新書，又買了絲線、帕子之類的零碎物件與新鮮果子、點心等，方重新登車。

冬香本是白熹的大丫頭，生得有幾分姿色，有心攀高枝，一有機會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往白熹面前湊。但他自打有了兒子，就無心再往房裡添人，常嬾嬾手段又厲害，冬香只好嫁了常嬾嬾的兒子。

冬香是個想做姨娘而沒能做成的人，看著白玉茗這個姨娘所出的庶女格外不順眼，見白玉茗花錢散漫，又嫉又羨的道：「七姑娘月錢很多嗎？怎地使起銀錢來這般大手大腳。」

白玉茗神情嚴肅，一本正經地道：「我是有錢人，我可不靠月錢過日子。妳知道嗎？有一回我拿著小花鋤在後花園鋤地，鋤著鋤著就鋤到一罈黃澄澄的金子，發財啦！滿滿一罈子，夠我花天酒地很久的。」看她的樣子，根本想不到她在胡說八道。

冬香氣得鼻子都快冒煙了，臉板得跟棺材似的，「七姑娘，妳哄我玩呢。」

白玉茗展顏一笑，「我說的全是真的。對了，不光我一個人發財，我弟弟也挖到了，他挖出的是一罈金銀珠寶，比我更有錢。妳別瞪我，妳回府問問我弟弟便知真假。」

冬香明知白玉茗在胡說八道，卻不敢駁斥她，忍氣吞聲道：「府裡誰不知道少爺和七姑娘一同讀書一同習武，最為親近，便是七姑娘隨意說話，少爺也定要為七姑娘圓謊。」

老實巴交的梅錢一直默默無言，這時卻正色道：「常嫂子，話可不能這麼說，七姑娘和少爺人品好著呢，不說謊的。嫂子妳說少爺撒謊，背後議論主子，妳不對。」

「我沒有那個意思，我真沒有那個意思！」冬香臉色驚惶連連擺手，「我可沒有詆毀少爺的意思。」

「沒有就好。」梅錢一臉認真。

冬香氣惱的瞪了她一眼，賭氣背過身子，不敢再招惹白玉茗。

白玉茗肩膀抽動，笑得不行了。

梅錢體貼的過來替她揉肚子。

白玉茗拿過幾包點心與一些銅錢塞到梅錢手裡，「路過妳家，給妳弟弟妹妹送過去。」

「多謝姑娘想著。」梅錢感激不已。

梅錢的家在明因寺附近一個村子裡，這回白玉茗帶上她，一則因她老實可靠，二則是給她行個方便，讓她順便看看弟妹。梅錢的親娘幾年前沒了，她爹又娶了後娘，後娘是個刻薄之人，她弟妹的日子不好過。

車過梅家村，白玉茗吩咐車夫停下，讓梅錢回家看看。

冬香大為不滿，「七姑娘，不能這麼耽誤功夫吧，再這樣下去晚上我都回不了城了。」

白玉茗小臉一板，訓斥道：「回不了城妳便在明因寺住一晚，我住得的地方，難道妳反倒住不得？」

冬香被訓得愣在當場。

梅錢忙跳下車趕回家。

她家就在大路邊，離得不遠，沒過多久便紅著眼圈回來了。

「快上來。」冬香沒好氣的喝道。

梅錢正要上車，卻聽背後傳來急促的馬蹄聲，她不由自主的回頭看了看，只見官道上來了幾匹馬，前面一匹馬上坐著兩名女子，後面幾匹馬上則是金吾尉，長刀揮舞，殺氣騰騰。

那兩名女子似是受了重傷，渾身血跡斑斑。

「快上來。」白玉茗低喝一聲，手上用力把梅錢拉上車。

梅錢是個壯實姑娘，這時臉色煞白，「姑、姑娘，那人好像是凌娘……」

白玉茗大吃一驚，忙掀開轎簾向外張望，果然見一匹快馬疾馳而來，馬上兩名女子，一人分明是凌娘，另一人坐在凌娘身前，織錦緞的衫子異常精美，人卻已經要崩潰了，披頭散髮泣不成聲，正是覃家那位自視甚高、目中無人的覃玉梨。

幾匹健馬在後頭緊咬不放，馬上之人驍勇剽悍，身穿雲錦麒麟服，腰佩秋水雁翎刀，正是當今天子最為信重的金吾衛。

覃家果然出事了，覃玉梨不過是覃御史的女兒，也驚動金吾衛親自拿人。

冬香、車夫等人都嚇得戰戰兢兢，欲哭無淚。

梅錢縮在白玉茗身邊渾身發抖，白玉茗心突突跳，安撫的拍拍她，「不怕，官府捉人而已。」

話音未落，凌娘和覃玉梨的坐騎馬蹄中箭，哀鳴倒地，凌娘後背中刀，一道血柱飛出。

幾匹快馬將凌娘圍住，凌娘渾身是血，揮劍力戰，口中叫道：「大小姐快走！」

但覃玉梨腿腳俱軟了，連爬的力氣也沒有，哪裡逃得了？

不多時，凌娘力盡被擒，覃玉梨則被一個金吾衛擰笑著抓住，「東西就在妳身上

吧？看妳還往哪裡走。」

這金吾衛白玉茗見過，是曾到過白府的陸千戶。

覃玉梨此時風度儀態全無，不住的哭泣求饒，陸千戶卻毫無憐香惜玉之心，拳打腳踢，「東西在哪？給老子拿出來！」

「我沒有，我什麼也不知道，機密大事父親不會告訴我的……」覃玉梨的哀號聲淒慘可憐。

覃玉梨相貌並不算很美，那一頭秀髮卻烏黑亮澤，如綢緞一般柔軟美觀，光可鑿人。她不知道今天要逃命，身上穿著華美的石榴裙，俏麗動人，燦然生輝。

陸千戶粗暴的拖著覃玉梨，青絲委地，雲錦長裙拖曳於鮮血、汙泥之中，那情景委實可怖。

「救我，凌娘救我……」覃玉梨痛苦呻吟。

已被擒住的凌娘暴喝一聲，奮力掙脫繩索向陸千戶撲過去。

可凌娘這時已是強弩之末，陸千戶一腳將她踹翻，其餘的幾名金吾衛憤怒至極，一人一刀她當場氣絕。

「晦氣，這賤人到底還是死了，剩下的這個必須活著，東西還得跟她要。」陸千戶悻悻道。

一名金吾衛擦過刀上的血，還刀入鞘，遲疑的問道：「陸大人何以認定覃家會把東西交到一個姑娘手裡？依屬下看，覃家那個小子拿走東西的可能性更大。」

陸千戶臉成了豬肝般的顏色，怒氣衝衝的呸了一聲，「覃家那小子不是雍王府的人在追嗎？老子才被支使來抓個沒用的臭丫頭。」

「雍王府的人這是想搶功啊。」金吾衛有人怪叫起來。

陸千戶罵了幾聲，命人把凌娘的屍體和覃玉梨綁到馬上，和他的手下罵罵咧咧的疾馳而去。

「凌、凌娘這就死了……」梅錢上牙齒和下牙齒直打架。

「覃大小姐前些天還……」冬香跟傻了一樣，實在不敢相信前幾天還高不可攀的覃玉梨如今已淪為階下囚。

白玉茗歎氣，「出門沒看黃曆，沒想到今天是覃家被抄家的日子。」

驚魂甫定，冬香恐懼，想折返回城，但一則沈氏已差人知會過明因寺了，二則天色已晚，回去的時候城門怕是關了，只好照舊前去明因寺。

冬香因受了這番驚嚇，對白玉茗更是懷恨在心，到了明因寺之後，她和寺裡的尼姑私語許久，顯然是和這尼姑熟識。

也不知她吩咐了什麼，尼姑合掌答應，之後便把白玉茗安置到了一處陰暗的廂房中。

白玉茗並不計較，由梅錢服侍著早早的便歇下。

次日清晨，冬香一大早便驅車回城。

梅錢也不知是嚇著了還是怎麼的，發起高燒，白玉茗要請大夫為她醫治，她卻淚汪汪的央求，「姑娘，若按府裡的規矩，我生了病便該回家將養，不能再在姑娘身邊服侍了。我若回家，家裡多個病人少了進項，我繼母不知要怎麼治我呢。求

姑娘莫告訴人，讓我慢慢養兩天，我不想回家送死……」

白玉茗心軟，「我不告訴府裡便是，不過妳這病得趕緊找大夫開方子，可不能大意了。」她拿出私房銀子塞給一個小沙彌尼。

有錢好辦事，那小沙彌尼去附近梅家村找大夫過來給看了，又悄悄把梅錢的妹妹給叫來。有妹妹照顧著，梅錢喝了藥沉沉睡去。

白玉茗這天沒吃好，肚子餓了，見梅錢睡得安生，她妹妹坐在一旁打瞌睡，便交代了一聲，提起魚竿悄悄出門。

她曾和白玉格一起在明因寺附近逛過，知道明因寺後頭有處池塘，塘裡什麼魚都有，而且這塘裡的魚特別傻特別好釣。

肚子餓了，她要釣條魚上來烤烤，祭祭五臟廟。

快要走到池塘邊時，她好像看到有道黑色的人影從塘邊掠過。

她揉了揉眼睛，看花眼了吧？夜深人靜，這時候池塘邊哪會有人。

果然她四處張望了下，並沒有發現什麼。

白玉茗在池塘邊坐下，很快便釣上一條肥魚，「我就說吧，這塘裡的魚特別好釣。」

她樂了樂，拎著肥魚走上一個小山坡，在路旁找到一塊大石、一個烤架，熟練的剝了魚，洗好醃好，生火放到烤架上烤起來。

上回她和白玉格一起偷偷出來吃烤魚，就在這個地方。這個地方很少有人來，東西都沒人動過。

不多時，魚香四溢美味入口，白玉茗眉花眼笑，卻突然聽見嘈雜的說話聲，不遠處還傳來些許火光。

白玉茗呆了呆，探頭向下面望去，只見池塘邊擠滿了人，人人手中執著火把。

在火光的照耀之下，正中間的男子一身如墨般的玄色長袍，面容甚是皎潔，亦甚是冷淡。

那男子揮揮手，眾人紛紛跳入水中。

「做什麼？這是做什麼？」白玉茗看得很是稀奇，大晚上的一齊跳水，想不開了自殺嗎？

不只有人跳水，過了一會兒，這些人的行為更是令人匪夷所思，竟挖了溝把池塘裡的水全放了。放乾水之後，一個一個跳下去在污泥中摸索來摸索去。

「報，沒找到。」

「我也沒找到。」此起彼伏的聲音響起。

「繼續找，凌雄寧死不說，那個尼姑卻熬不過大刑，說東西就在這池塘裡。大夥繼續找，找到之後世子定有重賞！」一名黑衣侍從大聲鼓勵眾人。

白玉茗嘆了一聲，神情迷惘。

凌雄，那不是凌娘的哥哥嗎？和凌娘一樣武功高強。聽他們這話意凌雄也被抓了，而且死了，臨死之前似乎把一樣要緊的東西扔到了這池塘裡，是什麼要緊的東西啊？

手裡拿著吃剩的半條魚，白玉茗的眼神鬼使神差地落到了地上的魚內臟上。

方才她只顧著吃，沒注意，這會兒才發現地上有一個長條形、看著像鑰匙的紅紅

的東西。

白玉茗身子微微發抖，低頭仔細瞅了瞅，嘴巴一撇，想哭。

完了，下面那撥人費盡心思要找的東西就在她身邊，她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……白玉茗仰天長歎。

她當然是無辜的，但誰會相信她真的只是肚子餓過來釣條魚烤烤，恰巧就釣到了有東西的那隻？誰會相信？

白玉茗驚駭過後，迅速的轉著念頭。

當務之急自然是要逃走，逃回房裡，裝作什麼也不知道。可這池塘在明因寺後，她又在池塘後的小山坡上，想無聲無息繞過這些人回房，怎麼可能？向遠處逃走顯然更不可行，萬一被這些人發現，十有八九會被當作疑犯抓捕看押。

她到底只是個十四、五歲的小姑娘，平時雖然膽大機靈愛胡鬧，可究竟沒經過什麼大事，到了這會兒不由自主心慌，思來想去苦無良策。

白玉茗正想心事想得入神，忽聽下方傳來驚恐淒慘的哭叫聲，她心中一緊抬頭望去，只見下面又來了一撥人，手執火把，火光通明，是金吾衛押著幾個尼姑往池塘邊走。

幾個尼姑跌跌撞撞的走著，不住的哭泣求饒，一名身穿官服的男子一腳踏在尼姑胸前，持刀問著什麼話。尼姑哭著搖頭，那男子面上露出殘酷的獰笑，刀頭劈下，尼姑發出奇怪而嚇人的聲響，身子抽搐片刻氣絕身亡。

火光下，白玉茗看得清楚，那持刀行凶的男子正是陸千戶。

夜涼如水，火光沖天，陸千戶的眼睛盯著另外幾個嚇傻了的尼姑，獰笑著的面龐如惡魔一般可怖，「不說出東西的下落，妳們也是同樣的下場，想活命就快快招認了！」

尼姑們叫屈連天，「住持識得賊人罷了，我等連賊人的面都未曾見著，哪裡知道大人要找什麼東西？」

陸千戶見她們不說，暴躁起來，又舉刀要殺人，卻被一名飛奔而來的黑衣人抬手穩穩的攔住了——

「不得濫殺無辜。」

陸千戶雙眼血紅怒喝道：「事關反王，這東西何等緊要，殺幾個臭尼姑算什麼？」

白玉茗腦海中嗡的一聲，小臉頓時煞白。

事關反王，這東西何等緊要……

想到凌娘的慘死、覃玉梨拖在地上的青絲和長裙，以及眼前的鮮血和殺戮，白玉茗心中暗暗叫苦。

唉，她吃這條魚的代價太大了，只怕不光她自己難以全身而退，甚至有可能牽連父母親人。事關反王，如果這要命的東西在她身邊發現，她又是光州知州的女兒，誰敢保證父親和整個白家不會被牽連進來，蒙受不白之冤？

「不，我一定不能連累家人，一定不能。」白玉茗咬了口已經發涼的烤魚慢慢咀嚼著，小聲的告訴自己。

鎮靜，一定要鎮靜，她告誡著自己，迅速盤算著應對之策。

眼下形勢詭譎，不能慌，一定不能慌……

Crescent